

(参阅部首及重文學字。)此实學之繁文，乃由學孳乳为斆，非由斆简省为學也。

又云：“學，篆文斆省。”

案學，古文作𠄎、𠄏、𠄐、𠄑、𠄒、𠄓、𠄔、𠄕，(均卜文)籀文作𠄖，(孟鼎等)篆文与之均异，乃𠄖字也。《广雅·释詁》二：“學，识也。”《玉篇·子部》：“學，受教也，觉也、斆也。”《白虎通义·辟雍》：“學之为言觉也，悟所不知也。”《尚书大传·周传七·雒诰》：“學，效也。”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學者，學其所不能學也。”字亦作斆：《史记·张释之列传》：“岂斆此高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！”汉《高彪碑》：“为斆者宗。”又：“五十以斆。凡此斆皆用为學。本即作爻：《铁云藏龟之余》第八页之爻字，罗振玉谓即學之省文，不知其为學之假借字也。字之卜文本从𠄖、从又、从𠄗，(或作𠄘、𠄙、𠄚。)或省从𠄖、(即𠄖之省文。)从𠄗，或省从又、从𠄗，金文则从𠄖、从爻、从𠄗、从子。古、籀之本从𠄗者，篆文多误从𠄗，如“𠄗部”𠄗字、“入部”内字皆是。𠄖，两手持物也；×即爻之省文，爻，断木交错也；𠄗即门之古文，𠄗，交覆深屋也。𠄗，上象两椽交覆，下象两壁对立；𠄗上再加爻则成𠄘、𠄙旁再加数画则成𠄚，其为屋架侧面之状灼然可见。《周易·系辞》下：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。”案原始社会时，人已学会造屋，初期住所，乃以树枝架成之草屋。故从𠄖、从又、从𠄗者，谓两手持断木(即树枝)交架屋也；或又从𠄖、从爻、从𠄗、从子者，谓幼者效之以两手持断木交架为屋也。均属会意，爻亦声。徐灏曰：“又學与𠄗、𠄘、𠄙、𠄚、𠄛、𠄜、𠄝、𠄞、𠄟、𠄠同声，疑學自为一字，而今佚之。學𠄗等字并用𠄗为声。”在彼时能见及此，可贵也。

于上所述，可知原始社会之教与學，均为传授、学习生产技能，此不过其中数例耳。

孟德斯鸠第一个中译者不是严复

我国学术界许多人都以为孟德斯鸠的第一个中译者是严复，实际上则是张相文。张相文从1901年秋天开始，即从日文翻译孟德斯鸠的《L'Esprit des Lois》(今译《论法的精神》)，书名亦依日文，译为《万法精理》，并于1903年3月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。现在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，编号63201—02。孟德斯鸠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，其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，提倡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分立，曾被称为“理想与自由法典”，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宪法都有很大影响。张相文的《万法精理》是此书的第一个中译本，较严复译本《法意》的出版至少早三年，虽有未尽妥善之处，但流畅易懂，及时适应了知识界反对封建主义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要求，对于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建设是有一定贡献的。两个月后，邹容《革命军》出版，绪论说：“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，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、文明之革命也，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《民约论》，孟德斯鸠《万法精理》，弥勒约翰《自由之理》，《法国革命史》，《美国独立檄文》等书译而读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”这“译而读之”的《万法精理》，显然就是张相文的译本。现在许多注家都说《万法精理》就是严复的《法意》，认为前者是孟德斯鸠法文原著的原名，《法意》是它的第一个中译本，那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实际上，当《革命军》继《万法精理》出版时，《法意》还刚刚在严复的脑子里酝酿，他也不懂法文，是从英译本翻译的。《法意》出版时，邹容已经入狱牺牲。我国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，最初都是从日文开始，张相文就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先驱者。

(张海珊)